



一壶浊酒喜相逢

□ 金其恒 安徽合肥

认识H君非常偶然,得从我珍藏的一幅扇面说起。这幅扇面是金石书画大师钱君匋题写的。1985年盛夏,八十岁高龄的钱君匋,同著名的沪上画家唐云、吴青霞、乔木等应邀来安徽参观访问。因为酷暑难当,我就买了一些宣纸折扇赠送给书画家们。当我把折扇送给钱老时,钱老说:“这不错,既可消暑,又可题字作画。”我见他兴致很高,趁势拿一把折扇请他题几个字。他问:“你喜欢写什么?”因为那年在整党,我随口就说:“就写刘少奇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里引用的范仲淹名句: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吧。”钱老说:“这两句有意义。”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把扇面从扇骨上揭下来,平铺在桌面上,用卫生纸轻轻地把扇面上的油光擦掉。我赶紧研墨,屏气凝神看他挥毫运笔。正写着,先生忽然停笔了,我正诧异,先生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对我说:“怎么能先天下之乐呢?”原来先生把“忧”字写成“乐”字了。他把只写了五个字的扇面往桌边一推,好一会不作声。我也有失落感,难得的机会错过了。

“怎么能先天下之乐呢!”先生的话启发了我。我想了想,就把先生已写好的五个字续成:“先天下之乐而乐者鄙,先天下之忧而忧者荣”。我把我的想法说给先生听,先生略沉思了一会,脸上露出了笑容:“好,改得好。”于是重新拿起笔来,接着已写好的五个字写起来。写好后,先生又仔细端详了一会,换了一支细笔加了后记:“其恒同志属书此二句,误倒后由其恒加二字反其意而用之。乙丑七月君匋八十并记”。

欣赏过这幅扇面的人,在赞赏钱老书法艺术的同时,更对扇面蕴藏的故事感兴趣,怂恿我写篇文章。我也有同感,这把折扇虽很普通,但却凝聚着我同钱君匋老人珍贵的忘年友情和感人的趣事,值得记下来。

然而,却一直没有动笔,一拖就是十几年。直到世纪转换,2001年初,老同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宝璋来合肥,他看到这幅扇面后说:“应该写!你不写我来写。”我笑着说:“版权是我的,当然我来写。”他的激将,我终于动笔了。

文章写好后,我有当无地投寄到省城一家晚报。出乎意外,不几天就见报了。那天早晨我正翻看当天的报纸,那篇短文居然出现在副刊的头条。好久好久我的铅字名字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,今天再现,当然高兴。正在欣喜之际,电话铃声急促响起,原来是多年未见的好友,时任省社联副主席徐士太打来的。他说:“刚才看到你的文章,有意思,你脑

感谢时光不再来

□ 祝宝玉 安徽颍上

妻梳头时,梳掉一篦发丝,她感叹自己真是老了。我劝慰她,没有老,只是更具风韵了。她轻笑言道:别跟我酸文假醋的了,老了就老了呗,我才不悲伤呢,只要你陪我一起老,什么都无所谓。她还说我酸文假醋呢,她这话真把我牙都酸掉了,不过,我喜欢,她能释然地看待时光的流逝。

不留恋时光,只把当下珍重。因为,不管你怎么忧虑时间的消逝,或者想抓住时间的尾巴,那都是徒然的,正如鲁迅先生所言,它会从我们的指缝间流逝,会从我们的身边溜过。我们之于时光,都是渺小无力的。所以,坦然面对时光悄逝去,把握现今的光阴,我们才能过好手边的生活。

时光虽然不再,但过去的印象还会留存在我们的脑海里,回忆,让我们苍老的生活有了幸福的依附。我喜欢和妻静静相处,各泡一杯茶,她爱茉莉,我喜红茶,安静地品酌。回忆恋爱的往事,那时我俩都还年轻,为爱痴狂,而今忆及,几多幼稚掺杂其中,像一张张颜色淡褪的影片,摆放在台案上,却又那么弥足珍贵,不忍丢掉其中一张。儿子不在身边,在外求学,翻开老相片夹子,忆及他的可爱,以及带给我们的快乐,仿佛过往再浮现,不禁莞尔一笑,对儿子的种种糗事,做母亲的记忆最清,她一件件向我叙述,好似就发生

子反应真快啊!”还未等我答话,他就问:“你同H君很熟啊?”我忙问:“哪个H君?”他说:“就是发你稿子的那个编辑呀!”我回答说:“不认识。”我这才发现报头上一行小字:编辑H君。

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我偶尔也给报纸杂志涂鸦,从未关注过编辑是谁,报纸也不注明谁是编辑。打这以后,“为他人做嫁衣裳”的编辑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也就是本文开头说的我认识H君的“偶然”,徐士太可以说是“红娘”。

这篇短文的发表激发了我动笔的兴趣和勇气。那年我已年届古稀。风和日丽七十春也好,风刀霜剑七十秋也好,七十年来我接触和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,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,凝结成文字。《“日日梦黄山”的赖少其》、《叶落归根的林散之》、《丹青高手赵丹》、《合肥老乡龚普生》、《百岁抗战老兵沙南洋》、《张瑞芳在皖南》……近十年来陆陆续续发表的短文有数十篇,近20万字。有几篇还被外地报刊,如《作家文摘》、《凤凰都市》、《扬子晚报》转载。

这期间,我同H君偶有电话联系,但从未晤过面。我曾几次约他小坐,他一再婉谢。对此,我一直引为憾事。2015年岁末,H君终于应允一聚。我赶忙邀约几位同H君也熟悉的作家温跃渊、《江淮文史》编辑部主任陈劲松作陪。我还邀约了老同学李俊,李俊多年来发表的十多篇文章,也都是H君编发的,他多次流露过也想见见H君。遗憾的是“红娘”徐士太在北京,未能参加。

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X酒”。小聚不能没有酒,那天晚上我特地准备了一瓶金门高粱酒。这瓶酒是“凤凰卫视”记者采访我时赠送的。没有想到,H君竟滴酒不沾。虽然是初次见面,却也是一见如故。我首先感谢他的关照,从未谋面,为我发了那么多稿子。他说:“你写林散之那篇我印象很深。张恺帆刚刚复出,路过南京,就特地登门探望多年未见的书法大师林散之。在家徒四壁的陋室里,一位是年逾古稀、位高权重的省委书记,一位是患有耳疾、处境窘迫的当代草圣,两个老人坐着矮凳,围着火炉,促膝笔谈,火炉上的水壶嗤嗤地冒着白气……那画面太感人了。”

年末,“冬至”已过。室外,冷风飕飕,寒气袭人,凄清寂寥;室内,温暖如春,笑语欢声,不绝于耳。这个愉快的夜晚,终于了却了我多年心愿。H君虽然滴酒未沾,但我仍想用“一杯浊酒喜相逢”,做我这篇短文的标题。

在昨天。午后漫长的时光就这样在回忆中度过,心是那么安宁,不觉中已近黄昏。

其实,我们有时候要感谢时光一去不再来,每个人都会老去,每件物都会沧桑,永远年轻的那是“怪物”,顺其自然地衰老那才是生命之道。如果有可以回到从前的“时光机”,人生也许将没有一丝缺憾,在过去和未来间自由穿梭,可那样的人生还有意义吗?没有,起码我们没了可回忆的空间,没了酸甜苦辣,我们品味不到生活的真谛,我们更会各种感情无视,因为什么都可以重来,所以我们将什么都不珍惜。我想,只有当我们明白了时光不可回溯,才会真正地珍惜当下,把握今朝。

真的,我们要感谢时光一去不复返,任由“岁月神偷”偷去我们遗失的时光,在时间的面前,每一个人,不管是富是贫,都是平等的。这样,我们也许可以把很多事情看破,看淡尔虞我诈,逃脱追名逐利,享受平淡的时光。

妻有一个好习惯:每天坚持记日记。她说,她要把日子记下来,等到我俩都老得糊涂了,好有个凭证,证明我们曾经幸福的生活。每每和妻一起翻阅她的日记,那些逝去的时光好似又重返我们的生活,告诉我们,它其实并没有真的走远。

有些事,温暖而美妙

□ 李同领 安徽淮北

有些事,隔了多年,想起来,温暖而美妙。

小时候,家穷,种了几亩西瓜,为了防盗,父亲在田里搭了一个瓜棚,简易的,上下两层,站在上面,整个瓜田一览无余。夜半时分,当村庄皆已入睡,父亲叫上我,步行一里多地,去瓜棚里睡觉。

从家到田,要经过一片树林,树林里有许多乱坟岗,穿过乱坟岗,是一座石桥,再走几步,就是瓜田。一路上,父亲沉默不语,只是紧紧摸着我的头。那时的夜,真静,偶尔有一两声蛙鸣,从田里传来,呱呱,呱呱。月亮特别大,也特别亮,那种亮,如画,刻在心里。

有一晚,已进入梦乡,恍惚间,听到父亲和一个人说话,那个人,我不认识,好像是父亲的挚友,从远方赶来。午夜中,两人说话声很轻,像虫鸣窃窃私语。接着,听到“咔嚓”一声,像是打开瓜的声音,后来那个人似乎还说了句:老哥,你这瓜真甜。

有年冬天,大雪,顶着风往家赶,正巧遇上的一位好友,好友乃性情中人,见我兴奋地说,相请不如偶遇,走,喝一杯去。

于是,又约了一位好友,三人进了一家酒店。酒店不大,没甚好吃的,门前也是冷落不堪,一盘花生米和一碟土豆丝上桌,好友见不过瘾,猛地一拍手,说,等一下,我买个西瓜去。

半小时后,好友捧来一个西瓜。一番淋漓过后,好友又提议,喝什么酒呢,他瞟了瞟眼,说,今天不喝酒,改喝红牛兑二锅头,听人说,那东西壮阳。酒上桌,大家都觉得阳气不足,越喝越有兴致,也不知喝了多久,临近黄昏时分,才各自散去。

去公园散步,在湖边,望见两个小孩蹲在那儿,不知干什么,凑近一看,原来是给一只受伤的小鸟喂食,那只小鸟,翅膀上缠着手帕,鲜血的血渍依稀可见。穿着一身绿衣的小女孩,束成的马尾长发垂落一边,遮挡了半张脸,她似乎顾不得将头发甩到脑后,一心专注着小鸟。

她一只手将小鸟托在胸前,另一只手轻轻爱抚羽毛,那动作极其舒缓,满是轻柔与疼爱。一旁的小男孩平摊着两只小手,手里是黄澄澄的小米和一小瓶盖清水,脸上溢满了笑,小嘴不停地说话,吃吧,吃吧,吃吧。

小鸟大概是饿坏了,忘记了周围还有人在,急切地去啄手心的米粒,又不时把头伸向瓶盖,美美地喝上一口。彼时,我像那只受伤的小鸟,木然地看着,心想,这多像一幅画。

乡下,房前屋后,塘边河旁,多种植些杨树,杨树叶大,呈椭圆形,落地时会发出一声轻响。有一年深秋,我带着儿子到树下捡落叶,做书签。忽然,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声响,转身一看,无边落木萧萧而下,铺天盖地,如纸片悠然飘落,我和儿子惊呆了。

欲捡树叶时,儿子把我叫住,“爸爸,爸爸,你说我们踩着这些落叶,它们会不会感到疼啊?”我仔细看了看,满地金黄的树叶,像一群匍匐的精灵,又像一群疲倦的蝴蝶,不禁愧疚,我忽略了善意和美,也忽略了孩子的一颗心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、不要辞藻堆砌、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,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2015年刊发的文章,没能收到稿酬的,麻烦联系 478702039@qq.com。